莊子通

莊子通卷第三　　沈一貫註

大宗師第六　　内篇

大宗師者道也道君在日天曰命曰無窮是也老子曰淵乎似萬物之宗莊子之所謂内聖者以此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二其知是知音智

人知天之所爲而又知人之所爲者斯至人矣知

天之所爲者天莫之爲而爲者也順天而生無所
加損此知天之所爲者也知人之所爲者凡人之
所知有涯而所不知無涯以其所不知困其所知
伐生之道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外同於物而
内寧其心終其天年而不至於中道夭此亦以人
合天善用其知知之盛者也養其知之所不知說
具齊物論郭子玄曰形雖七尺而五常畢具故雖
區區之身而舉天地以奉之一物不具一理不至
則天年無由終矣然身之所須與夫理之所存者
知有所不能知也知之所及者寡而身之所須與

理之所存者傳孰能求其備焉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皆潵斯以其所知害其所不知矣若知所知有極任而不殭川而不蕩則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知之盛若也

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夫音扶知音智當去聲詎其庶反音句

上文之意已畧盡矣莊子恐人未解而淺視之故極力發揮云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其知盛矣然不能無患爲其猶有知也天之所爲無

知也無知則無待無當故無患人有知矣必有待而後當如待衣而後當吾體待食而後當吾腹得所待則爲當不得所待則爲不當不無紛紛計較之私安得無患而吾謂之盛者特爲斯人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而所待者無定着故也雖無定着不可謂一無所着矣終與天二矣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知之爲患如此然則雖以其知養其不知而不能知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者非眞知也世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非眞人庸能無待而庸能無當庸能無患乎知到眞

知然後知不累而天人一矣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者其於世物可謂澹然矣何爲猶有患盖此等人有兩樣一是無欲人一是寡欲人無欲善矣寡欲者未能忘物隱微曲闇之中根抵存焉時至而發潛滋默長忽不知其流浪於物而欣戚萬感復將雲霧會矣庸免於患哉彼其不着於物亦賢於衆人而不能無待於物則遜於眞人遠矣故必知天人合一者而後謂之眞人天人合一者欲卽矩之謂也人心卽道心之謂也口鼻耳目四肢之欲皆性命之謂也天生人以口鼻耳目四

肢是天即人人之有聲色臭味之好也皆出於性是人即天顧天無知人有知則天人始岐爲二眞人者來不迎過不留是以目窮天下之麗而未始有視耳極天下之響而未始有聽生無不足養無不周而未始有養生之憂欣戚萬感如春夏秋冬四時行於外而君常入其肌膚尺寸哉夫然後謂之眞知眞知何患之有

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暮音謨當去聲假音

不逆寡與物無忤寡與衆一也不雄成有而不居成與毀一也不謩士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舉士自合不謀而致人與我一也若然則皆當而無過矣而亦未嘗以過當經心過非吾過夫何悔焉當非吾當又何自得之有是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其神定其氣完其精堅非畏死而不死非貪生而自生是天人合一之知登至於道若斯之遠也此當字應前知有所待而後當當字蓋惟無心則無不當亦惟無心故當而不自得

何必有所待而後當乎若此則無患於知矣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覺音教踵音冢嗌音益哇音蛙耆音侍

眞人寢無想故不夢覺無營故不憂食不求味故不甘息起於踵周身上下無所不至若無息者故深深若衆人則情溢神浮自胸以下穢濁閉積從咽喉開數寸喘不絕耳至於慚而噤閉爲理所屈者言不由衷取辦口給此嗌言也徒若咳唾涎液之出口有出無收爲棄而已天機之淺如此皆以

徇欲無厭故惟深根寧極反一無二嗜欲愈淺則天機愈深矣

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說音悅惡去聲訢音欣距音巨翛音蕭

古之眞人與化爲體不知說生不知惡死不說生故任其自出而無所訢愛不惡死故任其自入而無所距逆來往翛然若翔翎飛翼之過太虛忽焉而已知其所以生即知其所以死既不忘其所始

則正而待之足以死矣又何起心求索預作死計但受生則歡喜逍遙以順天命之常無思無爲以爲歸根復命之謀既不以心捐道亦不以人助天

此之謂眞人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頯夫軌反煖音暄

其心志者心在心位也其容寂者無適而不靜也其顙頯者太樸無飾也淒然似秋殺物非爲威也

燰然似春生物非爲仁也故與道合變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隨物付宜而莫知其窮盡也兵法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夫善者猶若此而况於聖人聖人雖亡國而不失人心此爲善亡也太王不以所養害人是也鄒子玄曰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焉若陽春之自和而潤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而彫落者不怨

故樂道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

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樂音洛　他音駝）聖人無爲而物自歸苟樂物之通以我徇物非聖人也至仁無親而無不親有親則有不親矣非仁也賢者能不失時稱天稱時非賢也紛紛乎就利避害而不通爲一非君子也善爲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外不失名內不失已名成而已失非士也眞人雖不甚愛其身而以眞亡身雖亡猶不亡若區區抱一節之行以殞其身此亡身不眞人役也非役人者也若狐不偕以下八子皆人役也因世人

尊廉而顯忠破析道德棄捐性命以徇一時之譽

人爲政而已奔命之不暇故曰役人之役適人之

適而非自適其適者也眞人者與天爲徒遊天下

譽之不爲勸天下非之不爲沮誰能役哉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

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

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

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

忘其言也與去聲下同觚音孤邴音丙滀勑六反音厲謷音敖好去聲悗亡本反

朋疑當作明義有分別近於明哲義而不明含光

匿耀也有餘者乘人不足者承人旣若不足又不平屈謙尊而光也與者猶豫之義觚稜必堅直人觚而不堅無廉隅之迹矣虛近於華直人虛而不華直眞空之中妙有存矣邪邪喜貌崔動貌喜者好事乃眞人不得已而後起非我動矣滴色憤起貌與猶豫也滴乎有進色而其德則止非我進矣厲當作厲警志遠貌游於世者必可制而不可制放而自得矣連緜邈之意悗廢忘也深藏者多智數而泯然何言天機之自寂矣

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

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知去聲

刑者治之具以刑爲一體不純用也禮者治之輔以禮爲兩翼不純恃也因時而用智非我唱也循德而自動非我作也以刑爲體者任治之自殺雖殺而寬也以禮爲翼者禮所以行於世不得不任也以知爲時者時至而事起有所不得已故也以德爲循者事在身而非身之所爲言在口而非口之所爲率性自然而已譬登山者足而非足所能

爲若以爲爲勤行之故則事皆可以人爲而非天機矣此雖人之所爲皆天之所爲也勤行者以有涯隨無涯者也烏足與論於天人之一哉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好去聲

眞人常無心而順應故好亦一無心也惡亦一無心也好與惡同一無心未始有二也縱萬感其亦好惡迭興而其無心未始二也曷爲而有一哉與天爲徒因自然而不强作故也又曷爲而有不一

哉與人爲徒因感而應應非我也天無爲而人有爲世人言天則妨人言人則妨天其相勝也久矣惟眞人則曠然内不見其心冥然外不見其物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何相勝之有此所謂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也是之謂眞人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眞乎與音預

死生在人命實宰之譬猶夜而旦旦而夜天也人

之所不能爲也物之常情也何足以嬰人之胷中
顧人有卓然獨存而稱眞君非死之所能死者胡
可不是愛哉人皆曰天猶父也而任其陰陽寒暑
莫之敢惡矣此特天之天非吾之天也况吾卓然
之天可不愛乎生人總總必奉一人以爲君謂邦
君愈於無君之利也故爲之死而不惜又况吾有
眞君存焉而爲喜怒哀樂之所戕賊死生變化之
所震慴滑稽突梯之所熒惑聲味臭色之所移盪
奚其可乎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

於江湖。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
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
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
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
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
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
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
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
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涸音鶴戶
各反處上聲呴音吁沬音末譽音余夫音扶塊苦怪
反樂音洛勝音升犯與範同淮南子作范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德爲道德則區區堯桀之辨無庸論矣在江湖則沾沾呴濡之愛無庸爲矣爲道德者以天地爲一身萬物爲一物形生老死皆我也安知生之非勞死之非息而貪生畏死爲也顧吾所以善之何如耳如其載情而游任道而往不與物爲始不與物爲終無罣無礙蕩蕩自得可謂善吾生矣一旦奄然就盡執此以往奚所不可生爲聖帝死爲明神所謂卓然獨存而稱眞君者與天地無窮可也且夫善藏者藏舟於山澤之中可謂固矣而猶有遯失故知世無可止之

物物無可藏之處惟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遯情人者萬形中之一形爾豈獨人形可喜而萬形無可樂邪倏焉爲人又忽焉爲非人總之出入陰陽而循環於天地之內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無極亦與之無極其爲樂何可勝計而何必人形之樂邪此所謂藏天下於天下而無所遯聖人之所游也彼善攝生者善夭善老善始善終稱考終矣人猶慕而希焉又況樞紐萬物而齊一變化之源者其可慕當何如乎賈誼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蟺沕穆

無窮兮胡可勝言李元卓藏舟論曰自物之無而觀之眞常湛寂亘古今而不去自物之有而觀之大化密移交臂而已失達此者即其流動之境了其不遷之宗故游塵可以合太虛秋毫可以約天地也負將安之乎昧此者覽其有涯之生託乎必遯之地不知停燈者前焰非後焰比形者今吾非故吾雖欲執之而皆自冥冥中去矣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藏之土則湮又況舟山有體矣壑澤有方矣執而藏之有心矣彼造物者未始有物宜夜半負而走也古之藏天下

於天下者以此、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

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夫音扶先去聲長丁丈反狶音豕挈苦結反戲音羲坏音裴處上聲顓音專頊音旭禺音愚少去聲仙音覊說音悅相去聲

道非空言也有情實有信然又非可指言也無事爲無形質聖賢相傳代不絶統而無受之之形與其得之之迹自本自根莫爲之根生天地先莫爲之先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生成覆載皆由此立在高而不高在深而不深在久而不久在老而不老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不得言久也終始常存

不可謂老也。自古明神巨靈、聖君賢相、神變化之道、立天地之極者、何莫由斯皆自然之所爲也。知人之未始不爲天、則知聖君賢相未始不爲明神巨靈、明神巨靈未始不爲天神地祇、不必自豨韋伏戲以下爲人而標天地氣母、以下爲天與道爲體者、皆范造化、模萬物、運宰工之樞軸、而鼓真精之爐鞴者也。此又極言道之神功如此。豨韋氏、上古帝王、挈天地者、舉天地之要、伏戲即伏羲、襲氣毋者、入元氣之本、維斗、北斗、萬古爲天地之綱維、堪坏、神名、人面獸形、馮夷、河伯也、淸泠傳云、華陰

人服八石得水仙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有
吾山神不死至孔子時黃帝有熊氏得道上天顓
頊高陽氏玄宮北方宮也禺强北海神人人面鳥
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靈龜爲之使西王母狀如
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漢武時與上元夫人降於
漢宮彭祖壽八百歲傳說殷相武丁殷王高宗也
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傳說死其精神
乘東維托龍角爲列宿今天官有此星以上幽怪
之談莊子時有之列子更鶩奇多矣要之是氣所
磅礴在人爲人在物爲物在神爲神在天爲天與

天游者日之高明與物游者日之沉濁夫何怪哉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毁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女偊音女偊長丁丈反惡並音烏幾平聲易音異於音烏參七南反

吾欲以聖人之道教聖人之才使斯人爲聖人庶幾近矣而猶不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澹然忘世也又七日而後能外物物物者朝夕所須

尤切而難忘故也又九日而後能外生有身而後
有患有根而後有欲尤難忘也忘生而後能朝徹
朝徹者如大明之啓旦而萬物畢顯破群迷之暗
網飛天光之皎鏡也朝徹而後能見獨不待言詮
不落擬議斷前際與後際也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古猶今也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死猶生
也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則
無死無生也人莫不以生爲殺之所能死生之所
能生而不知生非殺之所能死生之所能生至人
之於物無不將亦無不迎無不毀亦無不成將送

迎逆毀敗成就皆不在我故其名爲攖寧攖若觸動之義與寧相反然天下之理惟攖之而後成故當其攖之之時非毀也成也非殺也生也是故古今不二死生不殊物我不隔而謂之上聖也以下九聞者或古人名或寓言副貳玄墨無着無極之義苞洛通達不遺不滯之義瞻明智慧之義攝保總持之義濡役柔弱之義於謳逍遥詠歌之義玄冥無義參寥無無義疑始雖始非有始疑無是始矣齊物論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是也○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

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句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

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尻苦羔反僂音呂齊音臍句音勾沴音麗跰音胼躃音駢仙女音汝惡烏路反下同亡音無彈音但鴞音囂炙音柘夫音扶處上聲樂音洛縣音玄

首脊尻一體也若謂首脊尻有上下中之異者猶非論一體之義者也且謂之一爾相視而笑無庸言矣常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此予與之言造化至大而善變令予為此拘攣不伸之狀也曲僂發背以下又叙疾甚傴僂之形狀句贅項椎也沴陵亂也其心閒而無事不以為患也跰

𨇤行不正貌嗟乎以下子輿又詠造物之善變也浸假而化化必以漸而合假成眞也時夜候夜也鴞炙以鴞爲炙也豈更駕哉言不復更求他駕也至人體化合變無所不可如此豈惡死邪且夫得者時之偶然來也失者道之自然順也至人安之而不逆處之而不去故哀樂不入與解懸同彼爲物所結者不能自解矣蓋人於宇宙之中生之時少而未生之時多未生之時無待於物則無所懸而常解生則懸矣生而不以生爲者雖待於物而未始着於物是爲雖懸猶解也此至人以人合天

之事矣又況天大而物小我惡能以物之力勝天

而惡之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
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
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
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
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
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
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

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喘音舛叱昌失反怛音妲犬音伏鏌鋣音莫邪惡音烏覺音教

叱叱聲也避令其妻子無環泣也死生猶寤寐耳寐者不顧人之驚之化者豈顧人之驚之哉故子犁叱令避也一氣分散復合他氣以受生則為鼠一肝為蟲一臂皆不可知任之造化矣人於父母之命尚不敢逆況陰陽之命而可違乎命吾死而吾不聽吾則悍逆為罪大矣陰陽何罪焉金之入範聽大冶之所為耳必請為鏌鋣則必以為不祥

金夫人之入範亦惟大造之所爲耳必請爲人非不祥人而何賈生曰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或問佛氏以三途六道爲大阬坎乃莊子謂鼠肝蟲臂尻輪神馬無所不可此論孰爲至當余謂黄蘗有言凡人臨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去不來湛然圓寂心境一如見善相諸佛來迎亦無心隨去見惡相種種見前

亦無怪異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不爲三世所拘繫矣今眞人安時處順哀樂不入舍生舍死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此時內外身心一齊俱捨豈不是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眞心無相不去不來之謂其言鼠肝蟲臂一任爲之者正是種種惡相亦不怪異之意也焉有如此人而眞墮惡道哉彼方游於造化之無窮雖聖級不歷而況六道乎惟置一牀寢疾而臥秪是不起諸見無一法可得學者但須心地乾淨勿患說鼠肝蟲臂便做鼠肝蟲臂此時由你主張不得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

不樂死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和去聲惡音烏行下孟反縣疣音玄尤疣胡虬反觀去聲

世人皆有所與有所為故所友愈多而無一人可依所為愈多而無一事可託此拘并跼蹐動皆有碍沉迷濁趣汨沒下流一日不可知況千古也

惟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雖游人間如在
天上而宛轉跳躍於玄曠無極之中隨變任化相
忘以生而無終窮之所矣三人者以此為友故以
死為反眞當哭而更歌可謂相與於無相與矣不
治喪事而編曲鼓琴可謂相為於無相為矣以迹
而論信非禮矣子貢雖譏之然豈知禮意者哉禮
生於道道出於天人各有相生相愛之情故死而
有號踊哭泣弔唁祔奠之禮及察其初而生無所
生愛無所愛故天不以秋落為殺物不以霜雪為
厲人有形則有敝有新則有故萬代相送事理之

常斯則天人之際性命之初禮所從出之論也故喪不過三年毀不滅性降殺而下各有差等此可以觀禮意矣充孝子之心宜無所不哀豈三年之後可以易其始充仁人之意宜無不痛豈五服之外可以異其施葢禮之有節從天節也禮有哀死而禮意有不哀者存也未聞性與天道者未喻此矣賜也達亦知斯人者脩行無有之事遺其形骸之用雖棄禮教要非凡人也故問焉方道術也道曷爲有內外之辨哉舉其粗則粗舉其精則精中人不可語上恒民不可使知故聖人設教齊之以

禮而不暇與人言禮意也弔者方內之近事而施之方外則陋矣聖人何陋焉彼方外之人陋我則自謂陋可也彼且方與造化者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此天之徒而偶托於人間則彼視其身如附贅疣氣之偶聚也我之無所用也未嘗以為樂也死則如決疣潰癰復其無物之常快然矣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而稱孰勝負哉彼謂初受天地之氣以生合集異氣以成一體亦猶干將莫鎁合集異金以成一物故彼方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不知為吾之肝膽耳目與人之肝膽耳目與抑異

物之肝膽耳目而偶寄於吾與此生之終又非其生之始一反一覆不知端倪故雖不伏山林而常彷徨乎塵垢之外不輟操作而常逍遥乎無爲之業彼又何能憒憒鶩亂爲世俗之禮以觀示衆人之耳目哉編曲造歌詞也舊註未當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

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造七報反請也畸音

雜

夫子論方外之事津津矣然夫子不爲何哉其心必有不欲爲也子貢善問矣戮刑戮禮教者人生之桎梏也天弢天袠之中而又爲之搢笏紳脩之類束縛之何以異於桎梏然治世者不得不爾也將以爲世倡則治身又不得不爾也故曰吾與予共之一云戮與戮同并力也書云與之戮力亦此戮字夫天之於民固欲使先知先覺者教之教之而不行則必諄諄然復之海內之民在溝中則奔

走而救之故其心甚苦而力甚勞在天下稱先覺之民在其人直勞戮之民矣雖明知其爲勞戮之民而終不能諉之以孤上天之托豈惟不能諉又不得不羣弟子而共與先知先覺之職斯亦天命之莫逃者也故曰吾與子共之夫方分內外而均謂之方道雖殊塗必有統合子貢問方此又善問也魚所相諧而並生者水人所相諧而並生者道魚非水人非道死矣魚相諧乎水故一穿池而養已給人相諧於道故一無事而生已定若究而論則魚必江湖而後相忘人必道術而後相忘夫子

急於救世故不吝穿池之勞以養天下若三人者之爲畸人則相忘於道術自放於江湖而不可以方拘不可以世俗之禮制者也子貢又問曰彼胥爲而獨爲畸人哉子曰彼雖不耦於人而實耦於天人之小人天之君子也彼願爲天之君子安得不與人畸哉夫子貢未知禮意既爲三人之所譏然此三人者亦畸人耳世俗之所驚禮教之所仇也徹上下合天人非吾夫子其誰哉自羣弟子而下源遠而流益分子思孟軻之言即荀卿已不能喻而況其他乎蒙莊之論乃聖門之秘藏而發六

蘊之未發者也亦人之小人天之君子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

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惡音烏覺音教造七報反

孟孫氏盡道矣知天之所爲非常知也進於知矣至道不繁人惟求簡而不得彼既已簡矣彼不知其所以生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將以其身化爲異物以至於不可知之化而後已也惡知化之爲不化惡知不化之爲已化哉若吾與汝之未化在孟孫視之特夢之未覺者邪駭形形有變

化而可訝如楊衍之衣白而出衣黑而入是也旦
宅旦暮所徙之宅謂此身無常如傳舍也彼視體
有駭異而心無傷損舍有遷易而死非眞實謂其
妙實不死但衆人皆哭吾安得不哭此所以不戚
不哀第且相與吾之耳而豈知其所以吾之乎是
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十四字一句讀
吾者哭聲凡我與吾皆親之之辭哭者必以吾我
冠辭古今同也且汝嘗夢爲魚鳥矣夢者汝也今
之言者亦汝也不識言者其覺而飛游者夢邪不
識言者其夢而飛游者覺邪不可知也然則未知

其孰爲死孰爲生也惡庸哭哉人適意則笑若所詣皆適則忘適矣不及笑矣即偶有發笑亦天機之自推移非人力也不及排矣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乃入於寥廓而與天爲一是故謂之眞人孟孫任眞者也與天徒者也不可以人理論也鶴林玉露云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可見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劉海蟾不死之道海蟾曰人何曾死而君求生乎此本常理但異端說得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

爲物游䰟爲變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伊川曰

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存吾順事沒吾

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

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

遊夫遥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

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顔色之

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黄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

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

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軹音止語辭黥音鯨劓音義恣音咨睢翔圭反與音預知音智揰之韲反整音跡碎也長丁丈反

游其藩言不敢望升堂入室願少游其藩傍間也

鑪捶教訓之義、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復扶又反墮音灰去上聲知音智好去聲

仁者兼愛之事義者成物之功爲仁義而忘仁義則真仁義也以仁義爲美而爲之其仁義小矣禮者持身之節樂者樂生之具爲禮樂而忘禮樂則真禮樂也以禮樂爲貴而爲之其禮樂粗矣仁義主於及物忘之猶易禮樂切於治身忘之爲難至

於坐忘則不覺其有身矣無不存而無存墮壞枝體形而離形無不照而無照黜罷聰明智而去智天地與我爲一同於大通矣故混然齊合何好何惡脩然變化何故何常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末由者見道之不可常而與化俱徂之謂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

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食音嗣任音壬趨音促局促催促之義

何故若是恐其舉天人父母之爲怨也子桑實非有怨盖念天地父母非有私而至於此命也命莫之致而致豈吾思之所能得知之所能知哉其心不與形俱僃也如此夫

應帝王第七　內篇

無心而任化者不蘄爲帝王而默應帝王之道者也莊子之所謂外王者以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

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齧五結反）

要平聲知音智

非人者是人非人之域也知人之善而謂之是知人之惡而謂之非斤斤察察以行其賞罰後世之治天下率是道矣而不知是非愈明賞罰愈多則翕訾之口愈增功罪之籍愈棼告訐紛然爭訟滋起天下愈不可治其始起於是人之是非人之非

其究至於非人之是非人之非而賢者皆蒙不肖之稱矣此以智爚亂天下之過也智愈多則愈亂智愈少則愈治智有一絲之尚存則治不帝不王不但用數挾術之謂智有心迎而至之卽智也故有虞氏稱盛帝矣然猶懷仁以求人之歸雖得人之歸矣尚不出於非人之域若泰氏則不然其臥徐徐其覺于于起居動息之外無他事矣呼我爲馬卽應之以馬呼我爲牛卽應之以牛隨物順應之外無他謀矣其智實信未嘗懷億逆之私其德甚真未嘗有將迎之迹而曷嘗入於非人之域乎

不出於非人之域者有是非也有是非則必多爲之法以廣耳目明爲之導以表嚮往使天下脊脊奔命於仁義而僞端滋起矣不入於非人之域者無是非也無是非者非頑然冥然之謂也以是來則以是應以非來則以非應善者自受賞而往惡者自抱愆而歸而聖人無庸心故智察天下而不損聖人之信仁澤天下而不臧聖人之眞無治天下之心而天下自治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吿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語去聲夫音扶矰音增鼷音兮曾音層

以己出經身建其極也式義度人立法定制使人遵行無踰越也涉海而鑿河無成功也聖人之治豈必治之而使之不爲亂乎若是則治其外非治其内也若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區區以正而後行則如小石之堅確能治於治之所及而已不能

治於治之所不及也鳥獸無知亦能避矰弋之害
與熏鑿之患豈人之知而二蟲之不如哉以己出
經式義度人用知甚矣祇爲駭愚之網罟亂俗之
畢弋何益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
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
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
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
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
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參音了壙苦廣反埌力黨反郭音藝法也

與造化者為人與天為徒也厭則出六極之外又將超離三界矣汝又何以治天下之鄙事溷我哉游心於淡無思也合氣於漠無為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非自然即私也無私無為因物付物而天下自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

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勌倦同易音異怵許出反猨音袁狙音疽便音駢斄音來治直吏反貸吐代反

嚮疾敏給如嚮應之疾速也彊梁勇敢也物徹疏明疏通明哲如指物之照徹也胥徒有才智爲什長者易治也技巧藝之人繫結縛也言此人如胥徒之治事如技工之結縛而外勞其形內怵其心者也烏可比於明王斯人而謂之明王則虎豹以其皮而見獵猨狙以其捷狗以其能執狸而見

繆亦可比於明王矣此皆以文章技能累其形怵心

涉虛以御無方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泣涕沾

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道與平聲大音扶相息亮反下同鄉音向下同

季咸之相人太驗故鄭人更畏之不敢近恐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於是乎輕其師矣壺子曰道有文有實文者事為之粗迹也實者神聖之秘藏也吾之教汝而汝之所既盡者文爾非實也爾固謂已得吾之道歟雌雖衆必得雄而後成卵文雖既必得實而後成道孤雌不卵徒文非道爾乃以道與世人抗而期其必伸勝心虛氣不推於膚

爽安能伸於人之上哉無怪乎相人者得以淺深汝也試以予示之必有不驗者矣見壺子之地文則以為溼灰之氣應死法地文者土色也萌乎不震不正芒然無生不震則頹不正則邪常人得此氣固宜死而不知至人無感魄寂體委乃有此象豈季咸所能及乎故曰是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而塞杜之際如此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

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瘳音抽

杜權權所以應用者生機也雖杜塞而其端內存故季咸以爲有瘳矣蓋常人有動無靜惟死而後有靜動則生矣故季咸覩靜寂即謂之死覩動萌即謂之生而不知非所以論至人也天壤者天與壤合即有發生之功視地文之孤陰不生有間矣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者言人間名實之事雖不交涉而交涉之端已發於最下之處如重陰之下一陽初動如冬春之際一氣潛回此生生化化之機故曰善者機也有此生意季咸安得不謂之瘳

存亡何日可期而似妙非妙辯若神矣既謂之巫而又曰季咸者言感也咸則有感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有心故死生存亡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爲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猶心醉以其未能刳心也夫壺子者以空虛不毀爲體以淵明不測爲用子有出毋道以應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有心而感故每入皆曰見壺子無心而應故每至皆曰示之以地文則歎其死示之以天壤則幸其

生不知死本無死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死生心之起滅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至於太冲則陰陽之中而莫之能勝天地之平也然三者皆謂之機動之微而見之先故猶得而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無所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以虛彼以有受我而此以無彼之起心役見爲有盡此之離人藏天爲無盡以有盡相無盡殆矣此季咸所以望而走追而滅也且曰見吾杜德機曰見吾善者機曰見吾衡氣機皆曰吾猶立我也至曰吾與之虛而

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矣宗之者其誰邪相之者其誰邪故逃也壺子之心太虛矣太虛之體空明妙湛總持萬有飾之以榮華而不置揮之以兵刃而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之以火而不焚壺子之心弔之以死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悅名之不齊受之而不爭彼卒自失而滅亦不以爲勝而得亦以虛爾莊周方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能吉凶與民同患一將出其宗敝敝然以天下爲吾患役於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人

得而相汝矣此古之帝王所以蕩蕩乎無能名也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知音智

不爲名尸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知主言事不爲先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體無窮之道游無端之塗天所付於我者吾盡有之而不見其有得蓋名本無尸謀本無府事本無任知本無主始則受無所受終則得無所得虛而已至人之心

猶鏡之照物未嘗將送而迎待來即應去即止有應而無藏故能盡照萬物而無勞神之累也人心若有將有迎有應有藏則可以照一物不可以照萬物所傷多矣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儵音叔渾胡本反沌徒本反音如昏豚之上聲

惟渾沌故能待之甚善亦惟無七竅以視聽食息

故稱渾沌七竅鑿又安稱渾沌哉破道德以爲仁義洩神理以爲聰明猶是也